



# 我竟然能愛

文／多納

## 誠惶誠恐

多年來，我一直過著誠惶誠恐的日子。

我生下來的時候，醫生說我可能是個駝背。我也從小得各種病症，總是要死要活的，所以家人都唯恐我夭折。

我媽媽得到了當時在城市很難弄到的二胎指標，就是說，政府允許我家再生一個孩子。這對別人來講，或許不算什麼，但那張放在抽屜裡的“指標”對我來說，就是一個噩夢，意味著我的爸爸媽媽不一定要永遠愛我，他們總是有一步後路可以走。我一旦死了，或者叫他們失望了，他們總是有那麼一個選擇，就是放棄我，指望那個二胎。

這就是我從三歲起，給自己的人生定的位——我是一個可以隨時被丟棄的人，一個寄存的包裹。

也大概從那個時候起吧，人與人的關係，對於我來說，就是利用與被利用，連最親的人也是如此。爸媽生我，是爲了我能完成他們的心願。如果我沒有這個利用價值，那麼我就可以像一張廢紙一樣，被隨手丟棄。所以，很可怕。

我從那個時候起，就認定了自己是不會被任何人珍惜的。所以，我一方面努力奮鬥，來獲得存在在這個家裡的資格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時時刻刻盼著被拋棄的那天真正來到，這樣我就不用那麼辛苦了。

心裡的這個秘密，伴隨著我生活了20年，總像大風大浪之前的片刻寧靜，陰森而恐怖。

## 亂世求生

我是個很要強的人，可還是和很多同齡的孩子一樣，常常挨打。從小媽媽就打我，三天一小打，五天一大打，還時時有各樣的抱怨、教訓作爲配餐。她別的地方不打，只打頭和臉，好像我活著就是她的羞恥一樣。

那時候經常去姥姥家。姥姥是個童養媳，總是挑撥我媽打我。她對我媽撒謊，說我做了什麼、說了什麼，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做過。我解釋，但沒有人肯聽，總又是一頓打，而且不許哭，不然就更用力打我。所以我從三、四歲起，基本上沒有哭過。

姥姥會在我媽不在的時候，親自動手打我，用一人多高的掃把，追著我滿屋子跑。她堵在門口惡狠狠地罵：看你還往哪裡跑！我躲到床下，卻忘了掃把是長的，可以捅進來打我，真是無所不在。我又不能和任何人說，因爲不知道姥姥又會編出什麼來。

四姨是個賭徒，是那種爲了錢，可以把親生母親掐死的人。我從小就被她呵斥來、呵斥去，給她洗衣服和按摩。三姨夫打老婆，也把嚇唬小孩當樂趣。所以我每次見到這些恐怖的人時，總是老老實實的，免得有麻煩。

那時姥姥也不只挑撥我和我媽，還挑撥我媽的兄弟姐妹。所以他們手足之間關係不好，拉幫結派。用四個字可以概括：亂七八糟。

在亂世求生存，是需要技巧的。要討好，也要忍耐，還要明白不是所有傷害都有道理的。我習慣於無奈。

在奶奶家，我則是一個零，約等於不存在。我爸爸和很多父親一樣，是沉默的，很少和我講話，也沒有抱過我。所以我兒時對他的記憶少之又少，因爲他對我是一個概念、一個公式，是那樣的接近而又遙遠，能看到卻感覺不到。

奶奶曾經拋棄過我，其他的親戚很少理我，只有禮節性的問候吧。買禮物的時候常常忘了我，說話的時候也很少提到我，不說我好，也不說我不好。加上我的性格和爸爸一樣沉默孤僻，所以無論我對他們，還是他們對我，都覺遙遠。

他們彼此之間，也爲了財產相互猜忌和謾謗，但與姥姥家的世界大戰不同，是冷戰。靜得呼吸都聽得到，卻時時讓我覺得劍拔弩張。

## 爲恨而活

我很早熟。從小起，我無論對誰都那麼客氣，謝謝、對不起，從不離口，因爲我要讓他們找不到拋棄我的理由；我吃飯也特別多，因爲我不知道這頓吃了，下頓還有沒 有；我拼命地使自己對任何事情沒感覺，沒有飽的感覺，沒有餓的感覺，也沒有痛的感覺，這樣就可以保護自己；還有就是攢東西，錢也好，報紙也好，什麼都攢——我要預備大逃亡。

我切切盼望長大可以自立，可以離開家，我盼望有一天，我有足夠的力量，可以拋棄我的家人——我會立刻拋棄他們。那樣的報復感，常常讓我興奮。

都說我是個有主意的人，可無論誰都想不到，我的主意是這樣的邪惡。表面上看來，我是最孝順的孩子，可沒有人知道我的孝順，是爲了更好的報復，就算那樣會使我也痛苦，但無所謂。

隨著我一天天長大，我越來越認識到，自己是罪惡的人。但我寧願沉浸在罪裡，因爲除了這個罪，我沒有盼望。

後來，我的家庭林林總總，發生了更多的事。還有來自朋友、老師、自己的各樣傷害也很多。這些都成爲我的重擔。我要報復很多人，也想保護很多和我一樣受傷的人。這重擔就像雪球那樣，越滾越大。我又像小蟲一樣，被一層一層的蜘蛛網，緊緊地纏住，越掙越緊。

我經常性地自虐和自殺，因爲我沒有盼望，我必須用一種極端的方式，體會到我是活著的。只有在死觸手可及的時候，我才會深深地體會到我活著。可我身体的痛楚，卻讓我的腦子更加清醒。我知道我出於報復，傷害別人的時候，其實是不停地把自己的傷口一次又一次地揭開，是在傷害自己。我不想這樣的，卻無法停止。

我的身体傷痕累累，心上更是舊傷加新傷，沒有窮盡。我不知道自己除了這個方式，還可以用什麼方式活著。我不知道除了罪與恨的力量之外，還有什麼是我活下去的力量。

我的靈魂痛苦掙扎，我在爲我的生命尋找答案。終於有一天，所有的仇恨都爆發了。一發不可收拾，我終於撐不住了……

## 找救命草

那段時間，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。我和所有的人都吵翻了，父母、姐妹、好朋友，總之能想到的人，我和他們都決裂了。我每天都在巨大的負罪感中活著，卻又找 不到人寬恕，或者說，我覺得世間沒有一個人，配得上對我說寬恕。罪人，我的周圍都是罪人，每天不停地犯自以爲義的、五十步笑百步的錯誤。

而且當我坐下來認真想的時候，我發現由於我裝得太久了，我的周圍沒有一個人認識我，甚至連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。我是誰？我是誰？我每天都在問自己這樣的問題，卻得不到任何的答案。自以爲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我，那個時候真的怕了，我頭一次在角落裡放聲大哭，只爲這份恐懼。

家裡面也出了事情。媽媽得了癲癇，動不動就抽風，姥姥腦溢血住院搶救，爺爺心臟搭橋需要照顧，爸爸的生意朝不保夕。爸媽一天到晚吵個不停，媽因爲賭氣，還撞破了頭，縫了好幾針。爺爺家、姥姥家的親戚，也是彼此相互抱怨，亂成了一鍋粥。

我早已經沒有剛上大學時的夢想和激情了，“墮落”成了我大學生活的真實面目。

奇怪的是，這時我的心裡，總是有一種感覺：在這個世界上會有一個人來救我，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。

我於是停了自己和外界的一切聯繫，不打電話，也不接電話，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來重生。剛開始時，我以爲這樣的一種力量，是我的男朋友，可是不是，他對我說：我覺得你這樣還不如去死。我的這根救命草斷了。

我們決裂，我自殺。可當我的刀子割到一半時，有聲音對我說，那個人就快來了，救你的就要到了。我停止，像等待大戲開幕前那樣緊張且興奮。

有時我也想，也許根本等不來。但最壞也就是這樣了，等等看吧。(未完待续)

(原載"海外校園"2008年6期<總第八十九期>，版權爲原刊物所有)